

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 编

山西

文史精选

山西近代名人辑要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 编 晋书系·晋集(晋)

山西文史精选

山西近代名人辑要

◎山西文史精选

◎山西文史精选

山西文史精选

山西文史精选

山西文史精选

山西文史精选

山西文史精选

山西文史精选

山西文史精选

山西文史精选

(晋)新登字8号

ZASS/B3

山西文史精选(全套10册)

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 编

*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出版 (太原南内环街31号)

太原千峰科技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总印张：100 总字数：2600千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

ISBN 7-81032-209-5

K·4 总定价：85元
分册定价：8.50元

目 录

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	徐士瑚(1)
戊戌变法维新人物杨深秀	崔 利(23)
杜上化事略	张新平(37)
赵戴文家世及生平事迹	杨怀丰(47)
王用宾传略	王世瑞(58)
景定成传略	瞿品三(67)
孔祥熙的一生	杨文忠(72)
我所知道的赵丕廉先生	杜彦兴(78)
我的祖父张培梅	张祥麟(83)
孔繁蔚先生事略	李冠洋(85)
续西峰先生事略	张淑琳(87)
我所了解的徐永昌	王尊光(92)
我所知道的马骏	焦阳三(98)
记薛笃弼先生	王季深(102)
怀念吾师冀贡泉先生	刘子钦(106)
石评梅传略	李庆祥 孙祥栋(108)
三晋名士常赞春	吴连城(115)
杨濂甫事略	耿 纪(118)
爱国实业家白象锦	樊润德(122)
回忆李亮工先生	宋为霖(130)
王梦龄事略	刘澍和(134)
续范亭将军革命史实	刘定安(143)
刘少白生平事迹	刘献碧 张 友 肖麦林(169)

开明绅士牛友兰	牛旭光(185)
杨自秀事略	李心云 尹毓秀(198)
陈公庆事略	林 登(205)
梁园东教授传	姚莫中(208)
贾麟厚先生与山西园艺	贾 频(220)
水利专家曹瑞芝	张 荷 秦福海(227)
为国捐躯的郝梦龄将军	刘存善(233)
以身殉国的刘家麒将军	刘吉人(241)
死守原平的姜玉贞将军	刘吉人(242)
血染忻口的郑廷珍将军	郑中霆(244)
李林永远活在平鲁人民心中	李文勇 朱明容等(247)
纪雨秀生平事略	朱 红 张仲壁(252)
吕调元烈士传略	刘 展(266)
赵石宾小传	霍 军(278)
抗日女英雄高文华	张 瑛(283)
为民主解放献身的女战士雷德容	邢扬麟 常士蕊等(288)
车派形意拳创始人车永宏	布秉全(298)
形意拳名家布学宽	布华轩 庞林太 布秉全(302)
蠡县知事李嶟齡轶闻	秦建基(307)
热心女子教育事业的孟石兰	李 攻(311)

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

○徐士瑚

五台县徐门先辈徐继畲先生和抗英民族英雄林则徐都是道光朝的名臣。他的功业固然不及林的显赫，但他的道德、文章、气节与爱国精神则是可与林媲美的，是值得今天青年学习的。如果说林是中国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徐就是第二人了。于是根据吾友方闻大著《清徐松龛先生继畲年谱》（台湾商务版）的大部分材料写了本文的前部分，介绍先生的生平，又根据阅读同治五年总理衙门木刻本《瀛环志略》（以下简称志略）的心得写了后部分，介绍该书。

徐公生平

徐继畲字健男，号松龛，乾隆六十年（1795）出生在五台县东冶镇一个书香世家。曾祖天叙，邑庠生；祖敬儒，举人，九江府同知；父润第，理学家，与高鹗是同科进士，内阁中书，典籍、兼教内务府大臣信山子阿实甫，后任施南府同知，辞官后，在介休县授徒自给。“平生一介不苟取，服官二十余年，衣不盈两笥”。（《山西通志·乡贤录》）有《敦艮斋遗书》与《敦艮斋时文》传世。徐公就是在这样家学渊源与廉洁朴素的环境中成长的。

徐公19岁中举，32岁中进士，朝考第一，选庶吉士。道光七年父歿于介休馆舍，徐公返晋奔丧。八年，介休士绅聘他继任教

席。在此期间，他写了《尧都辨》与《晋国初封考》等文，又笃好前后《汉书》，常有圈点评释，表达了自己的卓识，现引三条以见一斑。

对《班超列传》的评释：

“定远之开西域，止吏士36人，后来请兵，亦止徐翰之弛刑1000人，和恭等之800人耳。不费斗粮，不折一矢，遂使城郭50余国，威震王化，匈奴敛迹，不敢枝梧……边功之奇，古今以无，有一无两。其方略只是‘以夷狄攻夷狄’一法，然非胆识才勇俱至绝顶，固无由趋步也”。

对《杨震列传》的评释：

“两汉儒者专攻训诂，一登宰辅，往往阿谀取容。公孙弘、匡衡、孔光、张禹、胡广之属皆是也。惟杨伯超正色立朝，风裁懔懔，无愧于古大臣，盖所谓君子儒也，诸人皆小人儒耳……伯超之尽心匡弼，百折不回，与袁邵公相同，而安帝之昏庸不德，又远非和帝之比，遂致社稷之臣，死于小人女子之手，可为叹息痛恨……”

对《蔡邕列传》评释：

“中郎高才博学，绝艺通神，立忠孝之苦节，蕴著作之鸿才，触犯宦官，几至杀身，亡命江南，志存肥遯，乃不幸为董卓所迫，致卒与其祸。其遭遇诚可悲也……王司徒谋诛董卓，其事甚密，前此与之权意绸缪，卓毫无猜疑，估嘴皆为卓所用之人，万无使之闻知之理。卓之仓卒被诛，出乎意外，伯喈固不知其谋之出于允也。言之而叹，犹以为允与卓素称相好耳，然亦可谓不智矣”。

道光十年，徐服阙入都，授翰林院编修，耿介自信，足不履权贵之门。十三年，补陕西道监察御使。由于他读书志在经世，郡国利病，无不穷研，所以前后上疏，均与肃清贪污、逢迎、关心民生大计有关。他劾过忻州知州史梦蛟、保德知州林树云营求

升迁，又劾过登州知府英文伟讳灾催征、荣河知县武履中藉事科敛。十六年，考选为陕西道御史，上《政体宜简要疏》，明言教令宜简，条例宜简，处分宜简，最切时务。疏入，宣宗大为感动，立召入都，与语移时，询及民间疾苦，剀切陈述，至于流涕。次日，即擢为广西浔州府知府。徐公受宣宗知遇自此始。为官数年，两袖清风，携眷赴桂，竟乏路费，乃从堂叔澧轩处借银百两方得成行。十七年秋，徐公迁福建延建邵道，在任数月，盗贼惕息，境内肃然。

二十年（1840）四月，英船驶入穿山洋，八闽骚动。七月调徐公为汀漳龙道，驻节漳州，距厦门70里。时厦门面临英兵的入侵，徐公即下令采集大木为排桩，塞镇备港口，并调集兵勇，扼险固守。敌知有备，不敢犯，即行退去。

二十一年七月初十，英兵再攻厦门，厦门陷。闽浙总督颜伯焘退守同安。三日前，徐公给家乡亲友信中详述漳州防务吃紧的情形：“……所辖之海澄县，距厦门三十多里，所驻之漳州距海澄四十里，皆一水相通，直抵城下，乘风顺潮，片帆可达。向恃厦门为门户，兵皆屯于沿海备口，而两城未设重兵。今一旦厦门失守，强寇直逼寝门之外，民心惶恐，一日数惊。文武官中有将家眷偷送出城者……极力抚以镇静，暂以死守（重点皆笔者所加，下同）。调兵募勇，运木拦港，劝练诸事，昼夜拮据，略有头绪，人心乃渐安贴……逆夷火轮船直驶至海澄城下，因水浅退去。其杉板屡次窥探，我兵静伏于岸上，不肯轻动，幸未失事……自逆夷船大队开出之后，留兵船五只，我兵欲用火攻之策，西逆船坚而且高，炮极猛烈，又散泊于海中，无从下手……至于登陆步战，则非彼之所长……彼又地利不熟，何至不能抵御。然乃连城失陷，而陆路亦致败溃者，彼以重资买我内地奸民，为之爪牙，我之虚实，彼无不知。战则驱汉奸为首导，为之致死。西我之官兵，则承平日久，人不知战，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

贼则走，此其所以败也。逆夷以商贩为生，以利为命，并无攻城掠地、割据疆土之意，所欲得者，中国著名之码头以便售其货物耳。今见官兵连年挫败，知中国孱弱无能，其志愈侈，其谋愈狡，非大挫其锋，其势未有所止。而水战非我之所长，仓卒无制胜之策。欲与之议和，则彼且索银一千数百万，又索沿海各要地为码头，岂能听之耶？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之逆夷所困，使之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不能挫逆夷之毫末，兴言及此令人发指眦裂，泣下沾衣……自念一介寒微，曾受知遇，当此危难之际，正当捐廉图报，逆夷叵测，事无了期，与此土为安危，与此城为存亡……”。又当英船驶抵海澄，漳州危急时，徐公问续夫人道：“城如不保，陈忠愍公祠吾尽节处也，卿且奈何？”夫人笑曰：“相从俱死耳，此事岂待商量？”（《续夫人家传》）由此可知徐公当年对英中形势的分析如何透彻，抗英的布置如何有力，与城共存亡的决心如何坚定，夫人誓死相从的节操又如何令人敬佩！

徐公此时写的《鸦片论》，表达了自己对鸦片祸害的认识与禁止的办法。他写道：“夷以酖毒媚我，载我金銀貨貝以去，而我困之以貧，使我耕田服賈之民，挽弓持戟之士，遍餌妖淫之藥，而破家廢土，宛轉厯贏以死……”他认为禁烟以严禁吸食最为重要。“对吸食者，寬之以自首，予之以限期……此而不改，则梗化之顽民也。诛之又何惜焉！”但不能“尽执而诛之……必先貴而后賤，先富而后貧，先內而后外，先豪猾而后良弱。访其素行可诛，而兼有此病者，藉以鋤莠，即藉以警眾。每省大县以十余人为率，次者递減……如是者十年其間，能改者改，不改者或罹法或物故，鴉片亦既絕矣”。

二十二年正月，徐公兼任粮台事，移驻泉州。四月，擢授广东盐运使。五月，改授广东按察使。六月，赴粤接任。九月，擢福建布政使。半年之内，连升三次，可见宣宗对他的知遇是如

何之深了。

徐公到任后，奉命移往厦门，兼办通商事务。他初到任，首府照旧规，奉赠银币4000元，系一府六县新摊，徐公坚拒未受。这就是徐公一生为官清廉的明证。

二十四年（1844）七月，他的《志略》初稿成。

二十六年十月，徐公擢授广西巡抚，十二月改授福建巡抚。

二十七年五月，他致介休县曹象贤信中有一段抒发当时心情的话：“仆自丙申（1836）出都，往来岭表十余年，而于闽最久。客岁蒙恩擢抚粤西，迎折至杭，即奉调闽之命，于今年二月上旬抵闽接篆。时事日益艰难，以孱弱之才，当盘错之地，孤恩溺职，又何能免？所幸外宦十余年，两袖清风，依然如昔，而迂腐酸寒面目，亦未改当年，此则尚可以质我诸贤者。然间以建白二字，则媿汗不遑。仆官情庶淡，无恋恋栈豆之心，乃自戊戌到闽，旋值海气甚恶，以避难为耻，遂卒不能引退。上年已决计引退，又蒙授疆圻之任，恩重命轻，何敢自惜……”

六月，闽浙总督刘韵珂病休，徐公奉命兼署督篆，刘病愈复职后，便随刘亲行廉勘，修筑长门及闽安南北岸新建炮台，势扼险要。

二十八年（1848），《志略》初刻版成。

徐公一生功业以在福建汀漳龙道、布政使、巡抚任上的十年最为重要。他久驻岭表，深究时务，熟悉外情；端严持重，体国家休息之意，坚守条约，以恩信羁縻外人，于是通商各国悦服，市舶辐辏，中外相安，省内疮痍逐渐复元。

不料三十年（1850）六月（此时宣宗已崩），发生了英人在福州城内神光寺租厦的事件，引起了城中士绅的不满与攻击，并惊动了朝廷，于是和时人对《志略》的毁谤汇为逆流，终成为徐公罢官的两个重要内因。

外人在我国城内赁屋居住，今天看来，当然不成问题，但在

当时排外情绪强烈的情况下，却成了一个如何慎重处理的大问题。《清史稿》对此事仅有简略的叙述：“英吉利人俄屋会城乌石山神光寺，士民大哗，言路以入告，上命韵珂、继畲令其迁徙，久之，乃移居道山观。士民以继畲初不力拒，终不慊，言者屡论劾。”现将此事原委略述如下：

六年前，福州英领事李太郭租赁城内乌石山积翠寺房屋，其余英商则遵约住在城外港口。三十年六月，代领事金执尔为两名英国讲经人（实际是一牧师、一医生）代租神光寺房屋两间，租期半年，租约送候官县用印，知县兴隆未请示上级，遂盖县印。徐公获悉后，以为讲经人应住何处，条约内虽未言明，但他们既非英官，自应与英商同住城外，遂命兴隆向金执尔言明自己盖印的错误，并引据条约，照会他促使两英人移居城外。金执尔答应将照会转呈香港英国公使收妥查核批阅后，再作决定。徐公认为在等候英使批文期间，为大局计，不妨令讲经人暂缓搬迁。不料福州士绅主张强令英人迁移，一面函请金执尔迅速退租，一面又嗾使书院生童写告白，贴城中，说明神光寺乃生童会课之地，不能容忍洋人居住。同时，士绅们又力劝徐公调兵，演炮，募水勇以防万一。徐公认为城内外洋人男女十余名安居如常，未露蠢动迹象，不宜先自张惶，引起洋人的猜疑，便没有接受他们的建议，使他们更加不满。他们认为徐公对此事处理畏缩，迁就英人，包庇部属，于是散布流言蜚语，造谣中伤，并嗾使京言官对徐公弹劾。在此期间，不法匪徒还以割取英人首级写列字条，粘贴城中，希图乘机闹事。

徐公处理此事，始终镇定自若，以操之过急为戒，且得到总督刘韵珂的全力支持，他除密派兵役在神光寺附近巡逻，密令居民不与讲经人有任何接触，不准寺僧收受租金外，还不准泥瓦匠修补讲经人居住的漏雨房屋，想以此法迫使他们早日自动退租。对于盖县印的兴隆，除给予记过处分外，仍责成他设法劝说讲经

人早日迁走。

咸丰帝根据言官的弹劾，屡下谕旨，垂询各条，并严加斥责，徐公不得不据实奏明。

在这样上下责难的险恶情况下，徐公处理此事，始终以大局为重，不迁就，不徇私，不张惶，终于和平解决。十一月十二月之间，“两夷人先后搬至该夷目租赁年久之道山观居住，将神光寺房屋交还，误用印之租约亦交还涂销。”然而半年来徐公为此事心力交瘁，情绪低落，决心引退。这种心情，他在是年秋致堂兄服先的信中抒发得明白，信中提到福州某巨绅“寄信京中，嗾令弹射。于是攻之者一学士，两御史，八月一旬之内，连奉寄谕三次；初参弟抚驭无方，又参弟袒护属员，徇私汉奸……此间公事本万分艰难掣肘，弟与刘玉玻制军俱怀退志，但因俱受宗庙特达之知，又值新主初登大宝，不敢遽作乞身之想。不意小人乘言路宏开之际，吠影吠声，轰然交作，弟与刘玉玻俱遭弹劾……早则今年腊月，迟则明年正月，决定引退……”

三十年十一月，刘韻珂先行引退，徐公再度兼摄督篆。咸丰元年（1851）三月，文宗召继畲还京。《山西献征》对此事叙述较详：“及召见，文宗询林则徐为人，先生对以忠正，惟不悉外情……文宗以足顿地叹息者再。及先生退，语廷臣曰：徐继畲乃老人，何谓欺诈？于是以太仆寺少卿内用。”

这则记载表明文宗还是一个不辨是非的糊涂虫。不过，罢徐公巡抚（从二品），降授太仆寺少卿（四品），显然是受了首官弹劾和《志略》引起的谤议的影响。

又父老传言，尝听徐公随从人员讲：“先生咸丰元年奉召离晋京时，福州官绅欢送者甚多，照例致送敬礼，而且为数很大；先生一一婉谢，分文未受。我们说：‘平日不取分文，正该如何，现在回家，似应顾及多数人的生计。’先生厉声道：‘凡人肯受辛苦，便能生活，那有饿死翰督勤俭人的道理，不必多

言’”这是徐公一生清廉的又一明证。

咸丰三年，徐公念帝初政，当以养德为先，遂上了《三渐宜防疏》，一宜崇尚节俭，不宜大兴土木；二以养德为先，宜防宴安；三宜广开言路，宜防壅塞。上特置之座右，时时省览。《清史稿》有“徐继畲直箴君德，所举三防，陈义尤高”的赞语。是年秋，文宗特简放徐公四川乡试正考官，试务刚完，言官以他在巡抚任内起解犯官迟误，再被罢官。关于此事，徐公在复保慎斋书中写道：“……不料因在閏巡抚任内起解军台官犯何士邠，因正在交卸之际，未及时出奏，枢府据文严参，深为愧悚，被议奉旨之后，部文一行，计算时日，中途即可赶上，不得入閏。圣意怜其年老糊涂，虑其中途折回，閏中逐出，无颜归里，曲予矜全，准令閏务完竣，传旨革职……”

徐公归里后，两袖清风，家境萧条，正拟设帐授徒，维持生计，做一个“太平之老学究以终余年”。不料太平天国北伐军挺进至河北一带，山西戒严。徐公奉朝命，不得已协助地方官绅，办理防堵事宜，前后三年。之后，徐公路经太原时，城中绅士坚请他讲学晋阳书院，他婉言谢绝，因不愿参加省城的无谓应酬之故。

咸丰六年正月，平遥超出书院礼聘徐公为该院山长。院有生童30名，年俸银240两，邻县生童重徐名望，请批改课文者不下20人。甚至还有远道慕名亲来平遥筑室赁屋，就近请教的人。院外生童另付酬金，多寡不等。徐公在平遥数年，独身一人，清苦的教书生涯与各种欢乐、苦闷的心情，曾流露在复吴思澄（徐公座师，两湖总督吴文镕之子）的书中”……多年不谈时事，邸报亦不借看，腹中芒角不生，神魂差得安贴……生平于八股一道，未有结习，虽荒疏多年，文课尚能批改。两年来从学渐多，差以此为专务，逐日丹铅狼藉，手不停挥。暇则浏览古书，间作小诗自娱……。须发皓然，上齿全豁，常数月不出户庭，靴帽从不上

头足。冬烘面目，已不刻画而自工矣……”也流露在复徐慎斋廉诗书内：“弟以获咎之故，转得置身事外，偃息林泉，局外之人，多以塞翁失马相庆。每闻此言，寸心如割……现虽气力衰残，不任金华，惟热血未寒，寸心不死，心中有欲吐之数言，关系安危大计，若朝达宸枫，夕依秋柏，毫无遗憾。惟废员擅递封章，有干咧禁，……欲效一喙之忠，竟无上达之路……故惟以批改课文，学吟诗句，以作消遣。不知我者或以日暮穷途，笔耕求活，为可怜之贫宦；又或以不知黜陟，不知理乱，为林下之高人；而不知其心头眼廉，有死不瞑目四字，念念不能忘也……闻中故人如有问弟者，祈以此信示之，代为致谢，俾知垂死孤臣所恨不在饥寒也。”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徐公虽然罢官授徒，还是壮心不已，不忘国家的“安危大计”。可惜他的安危大计未见于他的文书中。多年前，笔者曾从徐公再传弟子赵戴文（同盟会员，历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监察院长、晋省主席等职）处听到他对此事的合理解释：“松龛先生的心意只是想建议清政府决定对外方面，应与外洋各国均善邦交，对内方面取法泰西文明，并先采用其长技以图自强而已。”

徐公除教书外，“不通宾客……素好地理之学，尝撰《两汉郡国今地考略》一书，甫完成《幽并凉三州》，馆课猥集，尚未卒业。”（咸丰八年致吏部侍郎张书铃书）。同年四月，在致八弟先篪信中抒发了他的安贫乐道心情：“……平日读书谈道，安贫二字，未尝不知其难，然幸而富之一境总未阅历，贫之一境已成习惯……能学子贡之无谄，子路之不忮不求，亦幸甚矣。”

徐公自称“生平未尝为诗，年过六十，乃偶为之，授徒糊口，不能肆力于此，钉铰籀桶，尝自鄙笑。”这是他自谦之辞，实际上他的诗抒发了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限于篇幅，仅引两首以见一斑：

一、叹老诗一首

如驰岁月任蹉跎，镜里头颅奈老何？
短发自吟知白少，衰颜只为洗尘多。
百年生互穿书蠹，半世功名赴火城。
浊酒一杯聊独进，参横月落且高歌。

二、怀古四首之一（温峤）

典午应推第一流，支撑半壁赖纤筹。
同关排表来江左，慷慨兴师压上流。
却笑王敦如梦里，终看苏峻望山头。
独怜绝裙留遗憾，亲舍遥遙在北州。

同治元年，徐公手书训嗣子树屏幅六条，其要点如下：

1. 孝弟是人生根本，事亲能孝，事长能弟，到处世接物，自不至于乖谬。
2. 立心制行以忠厚正直为主。
3. 读书当为明理……读书而不明理，纵使中得举人、进士，考其存心行事，乃不如乡党自好而目不识丁之人，出而为吏，则但知要钱，吏治民生，全然不讲，名节廉耻，全然不顾，国家开科取士，要此等读书人何用？
4. 交游最关紧要，与正人交，如入芝兰之室，香气自然薰染，与匪人交，如入鲍鱼之肆，腥气自然薰染。
5. 自奉必须淡泊，布衣疏食，儒素之色也。居家必须俭约，粒米寸丝，暴殄所宜戒也。……然俭以持己，不可刻以待人，但须自量其力耳。
6. 志气不可不立，悠悠忽忽，颓墮自安，弹指半生，一事无成矣。科名之得失在乎命，而读书明理则其事在我。四书五经，学之根底；诸子史鉴，学之条贯；古文古诗，学之旁趣。

徐公对嗣子的这六条训词，即使对今天的人来说，也不无启迪借鉴的用处。

同治二年，徐公复刘韻珂书中谈到自己的达观思想与重视名节二字：“……花棺寿衣均已做成，另为储存，竟如游客收拾行李，待时而发者，裴晋公有言：‘猪鸡鱼蒜逢着便吃，生老病死时至则行。’未尝不叹其器抱之宏达。老年人皆言世事未了，殊不知世事心事百年亦无了期，一旦撤手，则无不了矣，……闽中旧好闻有以绨袍寄赠者，亦从未向其言贫。回首生平一钱不值，惟名节二字留以盖棺，然究一不过自了汉而已。”

同治四年闰五月，徐公以70高龄奉召入京，“两宫皇太后慰劳甚至，授太仆寺卿，通商衙门行走。以前在籍团防功劳，赏赐二品顶戴，寻充总理同文馆事务大臣。”（杨笃：《太仆寺卿前福建巡抚徐公家传》）。是年冬，徐公致友人工部侍郎薛煥书中叙入京事甚详：“前者朝廷查办废员，虽蒙恩特出，调取引见，断不敢作出山之想，不料本年闰五月间，忽接陛见之旨，不敢复辞，勉强扶病入京，遂入此无了休之局。年逾七十，复作春梦婆，知必为海内高人所笑。秋间奉旨陛见，着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十月到公……各国夷情，尚无大变，而小波折时时有之，幸同事诸君子熟悉事务，知其肯綮，就事了事，暂可相安。欲求一劳永逸之法，则实茫无把握。”

五年，总理衙门大臣之一董恂奏准由总署刻印《志略》成，董并写了序文。徐公此时的处境与受到西人的敬重情况，《山西献征》中有详细记载：“先生是年七十余，自悼衰老，就以受累朝知遇，思得展布所蓄，因时补救。乃尔时清议多主排外，主张者又徒恃虚桥，而无实际，用是日歔欷不自得。而外国使臣则闻其至也，额手称得人，且争覲而，或携酒造邸为寿……日本至翻刻先生所著《志略》再三次，以为通知世界之南针……”

徐兼同文馆事务大臣时，聘美人丁韪良和法人毕利干为教习。八年四月，徐公以老病致仕，还乡后，不时扶杖镇上请业的

学子，为他们批改课文，讲解读书明理之道，其中就有笔者先岳祖渠凤阁（举人）与渠纹阁（翰林）兄弟二人。

徐公一生清廉自持，节俭成性，关心民间疾苦，此时所作的《啖糠词》与《驮炭道》，名闻遐迩；乡人多有能背诵者。现援引如下：

《啖糠词》有序

晋俗俭啬，石岭关以北，寒瘠尤甚，丰年亦杂糠秕，司牧者宜念之也。

富食米，贫啖糠，细糠犹自可，粗糠索索刷我肠。八斗糠，一斗秉，却是搏来沙一掬。亦知下咽甚艰难，且用疗饥充我腹。今年都道秋收好，固有余粮固有枣。一半糠秕一半米，妇子欣欣同一饱。昨行都会官衙头，粒米如珠流水沟，对之垂涎长叹息，安得淘洗持作粥。

《驮炭道》有序

石炭似煤而有烟，太原以南，煤炭兼产，关北则有炭而无煤。五台南界产煤，山路高险，俗呼驮炭道，民间农隙，皆以驮炭为业。余所居之东冶镇，其聚处也。自幼目睹艰辛，杂方言作《驮炭道》。

隔巷相呼犬惊忧，夜半驱驴驮炭道。
驴行黑暗铎丁东，比到窑头天未晓。
驮炭道，十八盘，羊肠蟠绕出云端。
寒风塞口不得语，启明才见光团来。
窑盘已见人如蚁，烧得干粮饮滚水。
两囊盛满捆驴鞍，背负一囊高累累。
驮炭道，何难行！归时负重来时轻。
人步伛偻驴步碎，石头路滑时微倾。
日将亭午望街头，汗和尘上面交流。
忽闻炭价今朝减，不觉心内怀烦忧。